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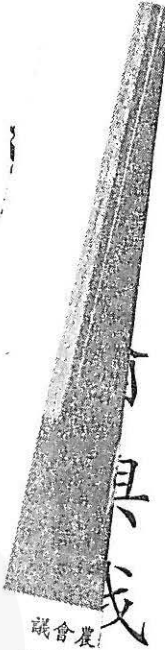
中華民國五十一年二月十四日，胡宗南上將病逝台北榮民醫院。

當天，先總統蔣公介石在對國軍幹部訓話時，會親自宣佈說：

「胡宗南同志已經在今天去世了。他是本黨一個忠貞自勵，尚氣節、負責任、打硬仗，不避勞苦，不計毀譽，革命軍人的模範。大陸淪陷後，他曾經屢次寫信給我，說至今還沒有能夠求得一個死所，其意若不勝遺憾者。後來當他在大陳調職的時候，他又給我寫信說：『今後我恐無死所了』。宗南同志現在竟未能如其所願，使他自己的生命，得到一個轟轟烈烈光榮戰死的死所，實在令人追思不置。他死已屬於正氣之列，自不失為正命，而可以瞑目於地下了。」

胡宗南出身黃埔，奮志戎行，百戰助勞，動關全局；而其竭忠盡瘁，操守堅貞，綢繆大計，無我無私，尤屬難能罕覯，其平生奮鬥事蹟，極富歷史價值，和啓迪後進的意義。

茲當他逝世廿週年，特緘述其生平。



農會 郭秉文

葉氏對日本蓄農部部長石黑忠房之政見如何，他驚異的問我何以

胡宗南，民前十六（一八九七）

鎮海縣。後三年，生母王太夫人病卒。父親隨先生在新江孝豐縣北鄉鶴落溪村經營藥業，並兼辦莊書業務（即地政事務）；于民前十年（一九〇二年）續娶吳氏夫人，乃攜胡宗南往孝豐定居，從此落籍。

胡宗南八歲開蒙，先後從邑庠生諸鳴鑿、諸猷莊，諸懿德等讀經書；均以聰穎勤奮，器宇不凡為諸師所賞識，都預料他將來必有成就。

十四歲，就學孝豐縣城高等小學堂，賃居諸億千家，房屋狹小，喧鬧不寧。他却能出之沉靜，寒暑弗間的勤讀不輟。為了避免夏日蚊蟲肆虐，他乃置足於酒甕之中，不改研讀之樂。十六歲，遂以第二名畢業該校。

他堅強勇毅，出之天性。當他高小畢業那年，有自稱「鵬平王」的土匪林金魁，嘯聚孝豐北鄉郭孝山，四出搶掠。該地距鶴落溪村僅約十里，村人謀以先發制人，乃集合丁壯追勦。他不以年幼文弱自餒，奮然請求參與前列，激戰數小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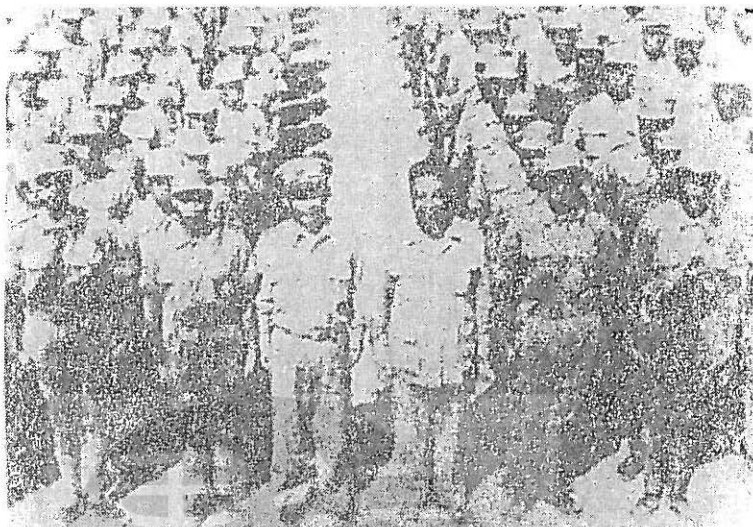
方根壽

貳拾壹元連郵費在內）折合美金政劃撥一四〇四四號。交郵即按址按期寄書，省錢、省時、更省事。

達兩年半。名畢業，受聘為孝豐醫士。孝豐有王姓大族，祠產很多。族人王立三，曾留學日本習警政，參加同盟會。民國成立後，歷任安吉縣民事長、江山縣知事；耿直有遠見。特為倡導創立「私立王氏小學」，自幼稚園起至高小，為孝豐最完善的學校。因素知胡宗南品學兼優，特聘他為高年級與補習班主任教員。

民國九（一九二〇）年暑假，他為了廣識教學見聞，和方秉性、王微二人，同往南京，進入南京高等師範暑期學校進修。

當時，軍閥割據，政治腐敗；他因為教學史地多年，特別關心國勢。乃于民國十（一九二一）年暑假，單獨一人，遠赴東北視察形勢。已通歷津沽、山海關；方擬出關，因旅費被竊作罷。歸來後，對同事陳嘉謨、王微，發舒他的感慨：



胡宗南將軍(前排右三)陪同今總統蔣經國先生在大陳與戰鬥英雄合影。

「此次北上，其往來京榆路上的，多為日本浪人，其實也就是日本軍人；十年後，日本將為中國的大患，東三省當先受其害。」

(按：民國十年，果有九一八之變，足證他真有遠見)。

民國十二(一九二三)年，他廿八歲，十一月因事請假赴上海，適黃埔軍校秘密招生。他以國家民族，正處內憂外患之秋，男兒大丈夫，當以救國救民，繼往開來為職志；益以聽聞所及，欽佩中山先生三民主義的崇高理想與從事革命的堅韌精神。乃因同鄉闕懷珍的介紹，毅然投考。

次年，赴廣州覆試錄取，編入第一期第二大隊第四隊為入伍生，六月十六日開學；從而開始了他一生的輝煌事業。

東征之役初露鋒芒

民國十三(一九二四)年九月，第二次直奉戰爭結束。十一月，中山先生應張作霖、段祺瑞的邀請，離粵北上，會商國是。

曾經因背叛中山先生被革命軍趕往東江的陳炯明，得到英國的支持，勾結北洋軍閥，收羅東江一帶土匪，編成十萬人的部隊，自稱「救粵軍總司令」，企圖奪回廣州。

廣州革命政府，乃決定先發制人，出兵討伐。當于民國十四(一九二五)年一月，以許崇智的粵軍，楊希閔的滇軍，劉震寰的桂軍組成聯軍；決定以粵軍為右翼，經陸海豐直取潮汕；滇軍為左翼，經河源、老隆，直取興寧、五華；桂軍居中，攻取惠州。

可是，令下之後，各軍反應遲緩，無實施此作戰計劃的決心。因此，激動成軍不久的黃埔校軍，自請擔任肅清東江的前敵任務。

當時，黃埔校軍有兩個教導團，和砲兵營、工兵隊、輜重隊，加上第二期學生與第三期入伍生，約有三千餘人，械彈並不充足，每團才有一個機關槍連；(胡宗南即為機關槍連中尉排長兼代連長。)加入右翼，連同粵軍第二師及第七旅，總約萬人，由蔣校長(兼粵軍參謀長)統御指揮。

校軍自二月三日出發，由於軍紀嚴明，士氣旺盛，連克東莞、淡水、平山，而于三月七日佔領汕頭、潮州。

担任右翼的校軍已孤軍深入四百公里；而左翼的滇軍，中路的桂軍皆按兵不動，甚至與陳炯明有所勾結。於是陳的悍將林虎，糾集生力軍一萬餘人，出兵河婆擬經棉湖反擊校軍側後。

蔣校長據報後，遂于三月十日親率教導一二兩團回師，迎戰來犯之敵。十三日上午九時，第一團在棉湖遭遇敵軍。乃以第三營為右路，當「上柵」來犯之敵；第一營為中路，當「和順」來犯之敵；第二營為左路，當「上北湖」來犯之敵；學兵連為預備隊。因為敵多我寡，遂被敵軍包

圍，激戰三小時，犧牲慘重，幸賴陳誠指揮的砲兵射擊準確，壓制敵人，始能勉強支撐。正午後，粵軍第七旅趕來增援担任右路的第三營，穩住陣脚。但中路，左路仍然吃緊。尤以左路，敵軍約六七百人，橫衝直闖，極為危殆。何團長除下令担任預備隊的學兵連向左路來犯之敵，作側翼逆襲外；並令機關槍加以掩護。胡宗南乃集中兩挺機關槍的火力，形成交叉火網，猛擊敵軍；敵軍乃不敢前進。

另一方面，敵導第二團錢大鈞部，原係在第一團之南，向鯉湖前進，中途聞聽棉湖方面槍砲聲頗為激烈，揣知第一團正與敵軍激戰中，乃與營長顧祝同、劉堯宸等計議，決心改變前進路線，兼程支援第一團；而由敵軍西南後方直撲敵軍中堅「和順」司令部，使敵軍在前後受敵的態勢下，頓時駭潰。

棉湖之戰獲得全勝，校軍繼續東進，攻克潮州、梅縣，底定東江；胡宗南因功晉升上尉。

當校軍克復興寧時，在敵軍林虎司令部圍獲大批楊希閔、劉震寰勾結陳炯明、唐繼堯與香港政府的密電、文件。而楊、劉等以國父已在北平逝世，更肆無忌憚的企圖推翻大元帥府。因此，校軍乃於民國十四年五月廿一日自潮梅班師回廣州靖亂；六月十三日，在湘軍、粵軍等部的協同下，將楊、劉兩部全部繳械。

但陳炯明卻乘東江空虛的時機結合殘部，並煽動已投誠的舊部，有衆三萬餘人；進佔惠來、海豐、陸豐、平山等地，並且勾結粵北熊克武部川軍八千人，粵西南的鄧本殷部三萬餘人，捲土

重來，企圖會攻廣州。

當時，國民政府已正式成立，乃下令討伐，因有第二次東征之役。校軍及一部份粵軍已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一軍，蔣中正任軍長；仍為進攻主力。

胡宗南為第一師第二團第二營副營長，隨軍出發，參與收復海豐之役，因功調升第一團第二營營長。

十月廿八日，陳部洪兆麟親率四、五千人，由興寧進攻河婆，企圖截斷第一師後路，情勢緊急。胡宗南奉命固守，他以為確保河婆欲粉碎敵軍陰謀，必須先攻佔河婆最高山峯的敵陣；遂親自率領第六連李鐵軍部衝鋒上山，一鼓作氣，將敵軍擊潰。

卅一日，東征軍將敵軍追擊至閩邊永定一帶，全部繳械，東江再告底定，何應欽師長兼任潮汕善後督辦，胡宗南率第二營駐汕頭。

兩次東征，是校軍初試鋒芒，胡宗南初出茅廬，即有「死重泰山」的抱負；他曾于第一次出發軍次，致函同學賀衷寒云：

「國危民困，至今而極，既不能救，深以為恥，獻身革命，所為何事？此次出發，但願戰死」。

北伐力戰三軍模範

北伐軍與，胡宗南任第一師第二團上校團長，入湘為預備隊。

民國十五年九月，北伐軍已包圍武昌城，吳佩孚急向孫傳芳求援。孫傳芳乃令已到達江西的

精銳之師，在盧香亭的指揮下，由東向西進犯瀏陽、平江等地，以圖進而佔領長沙、株州，切斷北伐軍後路。

第一師乃自蒲圻返回長沙，星夜馳赴瀏陽，先發制人的進攻孫的第三方面軍楊鎮東部。胡宗南率第二團向正面攻擊，最初因地形不熟，幾乎被包圍；入夜，他重新部署，十四日拂曉，毅然進攻，乃將敵軍擊潰；左右兩翼的友軍，也同時出擊，遂即收復銅鼓城，突破了敵軍陣線，遏阻其援湘行動。

十月，北伐軍再度進攻南昌，敵軍頑強抵抗，戰況激烈，尤以城北牛行車站，為交通樞紐，雙方勢在必得。當月下旬，第一師奉命攻擊該地。胡宗南的第二團任正面，鼓勇猛攻，旅退旅進，死傷達全國三分之一，終於十一月六日攻克牛行車站。七日，南昌被圍的敵將江西總司令鄧如琢、師長唐福山等乃以城降。

牛行車站的殘敵，逃往南昌東北的馬口圩，猶欲抵抗；第一師再奉令前往追擊。胡宗南率部為前鋒，與敵軍激戰四小時；敵軍不支紛紛後退，潰兵將通往餘干的橋樑擠斷，無路可逃，遂即全部投降繳械。總計俘虜敵軍、師長以下官佐數百人，士兵一萬五千人，步槍八千餘支。孫傳芳在江西的兵力，被徹底消滅。

南昌克復後，第一師改隸東路軍序列，東出浙江。敵軍四個師集結杭州，以孟昭月部兩個師向嚴州、蘭谿前進。十二月中旬，北伐軍廿六軍團鳳岐部（在富陽投誠改編）在新登被圍，情勢危急。胡宗南奉令率部自嚴州經攻馳援，日夜

擄行，激戰一日，乃告解圍；他並親書佈告，安撫民衆，護送難民後，仍返原防。

民國十六年一月下旬，敵軍孟昭月、鄭俊彥部動旅在淳安游埠，龍游洋埠之戰，憑險固守；

北伐軍分路進攻，胡宗南率部攻洋埠，廿二師第六十六團攻游埠。六十六團爲江西戰俘所新編，進攻不力，並有部份臨陣譁變，以致全線動搖。胡宗南沉着鎮定，率孤軍力戰六小時，始將孟昭月部擊潰，攻克洋埠。

二月中旬，第一師進至富陽之線，孟昭月已得杭州補充，再度頑抗。十六日拂曉，胡宗南率部進攻，經過一番力戰，當即克復富陽。十八日，遂克杭州，全浙底定。

三月十八日，胡宗南部爲攻擊上海時先頭部隊，廿日，在閔行滬渡黃浦江，襲擊直魯軍壘鹿澄部於股行，遭到罪所備用的白俄兵頑抗，攻勢頓挫。白俄兵勇熱難當，裝備亦優。胡宗南召集幹部計議，他說：

「敵人裝備比我們好，白俄酗酒臨陣，不顧生死，如急風驟雨，不可力爭，宜制以方術。」

於是，他下令攻擊部隊，加強野戰工事，先作伴攻取敵，引誘白俄軍追逐深入；胡軍則堅守工事，與其作持久戰。數小時後，白俄軍酒醒力疲，攻勢衰竭。胡軍乘勢反攻，一舉擊潰白俄軍，佔領莘莊、龍華及上海兵工廠。廿二日，北伐軍遂克復上海。

三月廿四日，北伐軍克復南京，五月，胡宗南因戰功升任第一師少將副師長，仍兼第二團團長。

長。

四月卅日，國民革命軍總司令蔣中正正在南京召開軍事會議，決定繼續北伐；第一師編爲第一路序列，由采石磯渡江北上，曾於六月廿二日攻克山東鄭城。但因武漢方面汪精衛、唐生智有乘虛東下南京之舉；乃奉令回師南下，調駐杭州，並卸去兼團長職務。

八月，蔣總司令爲促進黨內團結，毅然引退軍政頭失重心。孫傳芳乃集結大軍約五萬人于九月廿五日偷渡長江成功，襲佔烏龍山、棲霞山、龍潭車站，企圖切斷京滬交通，重據江南，遂引起龍潭大戰。北伐第一軍與第七軍東西呼應夾擊敵軍，戰況極爲激烈。當時第一師師長鄧振鐸久假未歸，胡宗南乃親率第一師由杭州車運前線力戰，殲敵甚衆。曾攻克虎頭山、七星觀等要地；復于八月卅一日攻克孫傳芳督戰的水泥公司；並向楊莊附近包圍敵軍左翼，有助於最後決勝。戰役勝利結束後，仍率部回駐杭州。

十一月，二次渡江北伐，蔣主任任第一師師長，胡宗南仍爲副師長，奉令沿津浦路北進，攻擊蚌埠。直魯軍以白俄駕駛的鐵甲車掩護作戰，往來轟擊，日夜不休，第一師無法佔領陣地。胡宗南揣度地形艱劣，乃命第二團挑選先鋒百餘人，攜帶土工器具，潛入鐵軌旁，車來臥伏，避免轟擊，車去則掘斷軌道，使其進退不得，終將鐵甲車制服，遂于十六日攻克蚌埠。胡宗南因功升任第一軍第十二師師長。

十二月，他率第十二師繼續北伐，連克六鋪、土城，佔領徐州飛機場，會同友軍攻克徐州；

民國十七年四月十七日，擊破直魯軍守運河的王棟部，攻克韓莊；四月卅日，會同第三師收復濟南。

五月一日，日軍公然阻撓我軍北伐，在濟南製造衝突；胡宗南奉令于五日夜間率部出城，撤至曲阜整訓待命。

六月五日，北伐軍克復北京；蔣總司令決以政治方法解決東北問題，力主裁軍節餉，從事建設；乃先縮編所統率的第一集團軍，以爲倡導。胡宗南的廿二師遂於八月下旬，在曲阜縮編爲第一師第二旅，轄三、四兩個團；他爲少將旅長，李鐵軍、梁華盛爲團長。旅部編制僅官兵佐十三人，他以人才易散而難聚，仍勉力留編餘官兵佐六十人，月給伙食而已。（後來西征軍起，人不足用，師部及各旅均向他求才，他仍然儘量作適才適所的推介；大家才佩服他有遠見。）九月，南移徐州九里山整訓。

十一月十日，蔣主席中正親視徐州校閱第一師，胡宗南所統率的第二旅被評譽爲模範旅，所屬第三團受校成績列全國第一。事後該旅團長以上軍官，均奉命到南京蔣主席官邸謁見，訓勉有加。

中原討逆挽回危局

北伐完成後，中央曾有編遣龐大而複雜的軍隊，建立國防軍，以便埋頭建設的方案，頒佈實施。蔣總司令兼領第一集團軍，且已先行倡導進行。

可是，李宗仁、馮玉祥抗不照辦。民國十八

年二月，李宗仁的桂軍首先發難，派兵侵入長沙，驅走省主席魯滌平，一直追到江西；中央電令制止無效，遂有西征之師。

西征之師，分江北、江南兩路，胡宗南率第二旅為江北路的先頭部隊，由徐州至安慶，三月十二日，沿望江、黃梅、蘄水之線，以日行百里的速度前進。

武漢方面，由於負責警備責任的李明瑞師的反正，而退告崩潰；李宗仁、胡宗鐸、陶鈞等倉惶出走。蔣總司令聞訊，即乘兵艦避險武漢。胡宗南乃於五月二日自黃陂進入武漢，担任翊衛蔣總司令，警戒武漢的責任。

十月，馮玉祥也在河南叛亂，中央任唐生智為討逆軍總司令，第一師師長劉峙為總指揮，率第一、二、三、九、十、十一各師精銳部隊，沿平漢路北進迎戰；胡宗南率第一旅（原第二旅改編，增為三個團）與馮軍孫良誠部大戰於密縣觀音堂，乘勝追逐至嵩山脚下，向少林寺前進。

此時，唐生智却在汪精衛的誘惑下，與馮玉祥勾結，企圖把中央各師封鎖在豫南山區；他自己率師南下取武漢根據地。於是胡宗南奉命脫離山區，迅即南撤，鞏固武漢防務。

十二月，唐生智自稱「護黨救國軍總司令」，在鄭州叛變，向駐守豫南的中央軍第九、十一各師進攻。胡宗南再奉命由武漢北上，在新安店下車，向平漢路東側迂迴，攻擊敵後。廿二日起一連十天大風雪，雪深沒膝，寒風侵膚，行軍作戰，備嘗艱苦。

據報唐部團長級九人，率殘部聚集岩內；胡宗南乃派軍校五期湘籍連長歐鈞前往，動以黃埔情誼，申說順逆大義；九人感動，願意反正，受胡宗南節制指揮。

另一方面，第一師第二旅徐庭瑤部也攻佔漯河。唐生智的另一部精銳之師，也經戴笠的策動，派人向徐接洽投誠効順。

於是，唐部瓦解，唐生智本人在日本人掩護之下，逃往日本。

二月，在汪精衛的改組派的挑撥煽動下，閻錫山、馮玉祥、李宗仁聯合起來，以「黨統問題」為藉口，動員軍隊，反抗中央。中央勸誠斡旋，均無法化解；遂引發中原大戰。中央軍動員卅萬人，叛軍四十四萬人（閻部十六萬人，馮部廿八萬人）。

五月一日，中央下令討伐，以隴海路為戰場，迎戰馮部東犯之師。胡宗南率部担任正面，與馮軍主力孫良誠激戰，擒偽師長萬選才。但孫部素稱剽悍善戰，迂迴衝擊，勇不可當。十七日，代第一師師長徐庭瑤中彈受傷，胡宗南升任代師長，（第三團團長李鐵軍升代第一旅長），率全師助旅，機動而有效的支援前線各部。敵軍無法得逞，攻勢受阻；乃挖掘寬、深各三公尺的戰壕，堅守待機。

另一方面，閻錫山為呼應馮軍的隴海路之戰，也派傅作義等率部襲陷濟南，前鋒進迫兗州。中央第一師奉命北調援魯，僅第五團已登車尚未出發。

即發動總攻，來勢凶猛；中央軍的教導第二師張治中及陳調元部，先後敗潰，全線動搖；孫軍加速前進，距蔣總司令的指揮列車，不及十華里，形勢危殆。胡宗南奉急電回師赴援，當即指揮第五團下車跑步前進，與孫軍大戰於菜油坊，拼鬥數小時；孫軍受挫，探知來援者為中央第一師，以為中計，遂即撤退。

東線津浦路方面，傅作義襲攻曲阜之軍，在中央軍陳誠部堅守下，犧牲頗重；而包圍兗州者，又被回援的中央第一師擊潰；乃一併倉皇北退，適大汶河河水暴漲，浮橋沖失，鐵路橋也已炸斷，未及北渡的傅軍，悉被俘繳械。

八月，東線中央軍展開全面反攻，于八月十五日克服濟南，閻軍被徹底擊敗。

九月，西線中央軍開始總反攻，採用大迂迴戰法，自隴海路東南向西北，逐段切斷隴海路。第一師迂迴最遠，由商丘附近，經柘城、鹿邑、淮陽、商水、郟城、許昌至新鄭密縣附近，截斷馮軍通向陝西之路，並掩護楊虎城部進襲陝西。十月，馮軍紛紛反正，中原大戰結束。

第一師移駐開封，胡宗南因功賞授中將師長，轄第一、二兩旅及一個獨立旅。第一旅李鐵軍，二旅黃杰，獨立旅彭進之。（後丁德隆）

中原討逆之役，第一師下級幹部死傷頗衆，由於連續戰鬥，不及補充；祇好由士兵逐級提升。復員後急需提高官長素質，培養戰力。胡宗南乃呈准蔣總司令，在開封成立軍官訓練班，遴選有戰功及資質優秀的副排長入班受訓；並令各旅成立軍士連，排揀班長。他管教諭部屬說：

「戰鬥修飾之際，一連之中，如有六七人堅持不退，戰局即可穩定。行伍官兵有唯在戰鬥中求出路的心理，每能作堅強表現。所以副排長雖非編制，仍應設置；戰時排長傷亡，即可擇優升代，以為鼓勵。」

復員後，各地野戰醫院結束，第一師仍有傷兵三百餘人，皆為晉軍所用達姆彈所傷，成半殘廢。（達姆彈能曲折深入，不破裂，傷在內部，多殘而不廢，為國家撫卹所不及。）胡宗南非常憐憫他們，覺得應當對他們負責，乃命秘書王徵每人攝影裝册，以留永念。並遂成立第一師半傷殘官兵年會，每年五月開會一次，由師部招待與會傷兵食宿娛樂，發給全年薪餉之半及來回旅費；並且還資助優秀子弟入學。（此一年會，持續八年之久，至民國廿七年河南淪陷，交通梗阻後始停止）。

追勦毛共奉命入甘

先是，自民國十七（一九二八）年秋，共匪即以「打土豪分田地」的口號煽動羣衆，在豫鄂皖邊大別山區的新集、七里坪、金家寨一帶，割據地方，進行叛亂。

民國十九年，成立「豫鄂皖蘇區」，並乘民國廿一年「一二八」淞滬戰爭之際，四出竄擾，連陷縣城多處，有衆七萬人；分佈於豫南、鄂東、皖西交界的商城、光山、宣化店、黃安、麻城、羅田、黃山、霍山、六安、霍丘等城鎮與鄉區；而以新集為政治中心，金家寨為老巢。

五月，激滬停戰，中央乃成立「豫鄂皖三省剿匪總司令部」圍剿大別山區的共匪；胡宗南的第一師隸右路軍為第三縱隊。（第一縱隊徐庭瑤部在北，集結正陽，攻擊霍丘；第二縱隊曾萬鍾部集結合肥，攻擊六安附近淮河東岸匪軍；第三縱隊在南，集結舒城，攻擊霍山，肅清淮河東岸匪軍）

胡宗南以共匪裏脅羣衆，來去飄忽，欲使進剿順利，必先與羣衆密切聯繫，乃組織「軍民勦匪清鄉協會」，完成準備工作，然後於六月廿五日發動攻擊，至廿八日，連克霍山城、青山鎮、蘇家埠等要地。

爲了徹底肅清匪亂，他以為：

「以軍隊勦匪，軍隊去則匪又來；若組織民衆使抗匪，則可省軍隊之力。使民衆安居，知有生之樂，自不願從匪，匪乃無所施其技，而匪患消矣，此爲根本要圖」

當即下令殺殺匪首，不殺脅從；使良善民衆早日歸鄉，並從蕪湖運米數萬石，救濟難民；設平民借貸所，無息借貸；組織勞動運輸團，婦女縫洗團，幼年送信隊，月給工資七八元，以濟民衆生活；創設民衆診所，義務診療民衆疾病；更辦災區民衆學校，促使幼童入學；派教師深入各村，乘農閒之暇，灌輸日常生活常識，使共匪無從煽惑；因此，淠河以東秩序，迅告恢復。

八月十二日，第一師奉令調安慶集結，由第廿五路梁冠英部接防；十九日，開豫南羅山待命。舒、霍之間，皆稱「第一師是我們的部隊，我們的胡師長」，人民愛戴懷念之情，往往見諸形

色。

豫鄂皖邊區的共匪，經中央四面包圍，大部殲滅，不得不放棄老巢，突圍他竄。十月十一日，徐向前和張國燾率殘匪二萬人，由湖北的廣水、楊家寨之間的王家店，越過平漢鐵路西竄。第一師奉令為追勦部隊之中路，（六十五師劉茂恩部為右翼，四十四師蕭之楚部為左翼，五十一師范石生部為後繼），經鄂北隨漢，轉豫南新野、鄧縣，折回鄂西北巴陽，鄂西至陝邊漢川關、陝南藍屋、川大巴山。追擊包抄，斃匪頗衆；並曾在鳳凰嘴、蔡玉窖一帶與匪激戰，擊斃「紅四軍」軍長蔡昇熙。

追勦途中，約八千八百華里，常盤旋羣山之中；居民稀少，不生糧食，入陝境始見馬鈴薯，視為珍品；而山地高寒，部隊穿著單衣。胡宗南親率雄師，備嘗艱苦。

共匪沿途凍餓，頑抗被殲，絕望逃散者極多，到達川北時，僅剩三四千人，不難徹底肅平。惟川軍田頌堯、鄧錫侯紛電中央，自願負責清剿，拒絕胡軍入川。

中央亦以第一師久戰兵疲，宜予休息整補；加以當時駐防甘肅的楊虎城部，紀律廢弛，包庇稅收，干涉地方行政，蘭州秩序大亂，甘蘭公路土匪大肆活動搶劫，商賈絕迹，郵件不通。各地地方封建勢力，封城自守，大有形成割據離析的趨勢。中央乃下令胡宗南率第一師入甘（楊虎城部同時調回漢中），付予安定甘肅的任務。

（待續）